

三十而立 向新向上

携手同行 向未来



吴桂云
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



武小森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出版业务部主任



刘新利
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



史新会
保定市清苑区作家协会主席



尚庆朝
衡水市税务局技师



及晓佳
燕赵都市报记者



王怡文
燕赵都市报见习记者



武锦阳
燕都小记者

我与都市报一起成长

2002年的雪泥鸿爪

昨天，燕赵都市报的朋友发给我一张老照片，立刻勾起了我的记忆。那是20多年前去“北大荒”的河北庄，为坚守那里多年的河北老乡演出河北梆子《南北和》“见娘”唱段的场景，激发了他们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，我含着泪唱，他们流着泪听。

说起来，我与这份报纸很有缘分，而且有着深厚感情。《燕赵都市报》1996年创刊，我则是1997年9月来到石家庄工作，初到伊始，就对报亭售卖的《燕赵都市报》印象很深刻，因为她的报道非常接地气。当时，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以河北梆子演员的身份登上报纸，因为我觉得那是“名角”才有的待遇。没过多久，我的梦想成真，虽然只是一条简短的消息，但依然给了我很大激励。自那以后，随着我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求索，关于我的报道体裁越来越丰富，篇幅也越来越大。所以我经常说，我与《燕赵都市报》是一起成长起来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她“培养”了我。这不是客套话，而是由衷之语。

随着《燕赵都市报》向新媒体转型，我得以有更多机会参与其中。比如，2012年6月，我应邀进驻燕赵都市报网微博，与来自全国的河北梆子爱好者在线交流互动；又如，2024年2月，我参加了《燕赵都市报》首届社区春晚演出……

让我有些意外但更加惊喜的是，正上初中的儿子，从小也非常喜欢这份报纸，因为“内容丰富”“故事性强”“好看”。

进入2026年，《燕赵都市报》迎来了30岁生日。俗话说，三十而立，祝愿她能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，希望它办在“老百姓的心坎上”，也希望她帮助河北梆子和其他传统文化艺术更好地传承下去。

在时间游弋的旅程中，最为“惊世骇俗”的一年是2002年。这年发生了两件大事：一是中国人登上世界杯舞台，即使它是那届最没进取心的球队；二是24岁的我在《燕赵都市报》开了随笔专栏，从而有了在文字方面向上进取的“野心”。

从小我就爱向媒体投稿，家里的洗衣机、收音机等，很多都是投稿的奖励。那年《燕赵都市报》世界杯征文，我投去一篇武侠风格很浓的文章，赢得评委好评。领奖时，我给编辑留了张纸条，大意是希望报社为我开辟专栏，我有能力一天写一篇有质量的文章，在长达一个月的时光里。

恰巧遇到大胆心细的编辑栗强，这位面相憨厚的兄长，成全了我的专栏梦。我也没让读者失望，在专栏版主咖刘心武老师不供稿的日子里，屡次超越祝勇等名家，坐上专栏版头条的“交椅”，诚惶诚恐。同在一个版上“青梅煮酒”的作者，有美女作家翡冷翠，还有河北日报安人和、徐国栋，他们的笔名分别是快刀浪子和缺心眼子。日后与我结为挚友的是弃医从文的保定籍作家阿丁。后来我拜访了除刘心武老师以外的所有专栏作家，既向他们取经，也虚心收下了他们对文字的认可。这实在滋养一个青年作家的妄念。

坦诚地说，我写足球文化随笔，不是因为多么热爱或了解足球，只是它满足了一个青年在畅销报纸开专栏的热望。

我专栏的第一位读者是当时的女朋友，她喜欢我的文字，说不出好在哪儿，只觉得拉风。世界杯结束后，我们的爱情戛然而止。据说，在我看球写作时，她的新男友带她吃遍了石家庄桥西所有的大馆子。好文章终究抵不过好吃的。

之后的日子，我又在《燕赵都市报》开了“宋词传奇”专栏，写了五十多位宋代词人，相继与金永清、宋燕、肖煜几位编辑相识相知，她们都成为我的良师益友。只是有奖征文一类的活动参加得少了，把机会留给了那些比我更需要洗衣机和收音机的青年人。

一张珍贵的老照片

2023年1月7日，我的好大姐贾永华把一张珍藏了多年的照片送给了我。照片已然泛黄，但弥足珍贵，它见证了我和贾大姐之间的友谊，更记载了我与《燕赵都市报》的不解之缘。

这张照片拍摄于1996年。我在如今石家庄市中山东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站岗，当时叫解放路商场岗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原本日常的一天，原本职责之内的行为，却引起了贾大姐的注意。她作为《燕赵都市报》初始办报团队的一员，正好从这里经过，可能是我标准有力的动作和严谨认真的神情吸引了她，回去之后，她很快约上摄影记者杜柏桦老师，为我拍下了正在指挥车辆的瞬间，并发表在创刊不久的《燕赵都市报》上。后来贾大姐告诉我，虽然我们素不相识，但我的一举一动让她眼前一亮，觉得是很好的新闻素材。这让我很是感动，更觉得无上荣耀。只要想到我的照片能被全省读者看到，就会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，因为我代表的不只是自己，还有交通警察这个职业，以及《燕赵都市报》的形象。

报纸出版后，贾大姐特意把照片原件拿了回来，准备送给我做纪念。但由于我们都比较忙，加上我后来离开了解放路商场岗，便失去了联系，这一别，就是很多年，也成为我心中的遗憾。所以，当时隔27年，从贾大姐手中接过这张照片时，我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眼泪。

很荣幸，我能成为最早登上《燕赵都市报》的那批人之一。如今，《燕赵都市报》迎来创刊30周年纪念日，希望她继续发挥传播纽带的作用，更好地为群众服务。

《燕赵都市报》是我家

2019年底，保定市作协征集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。我报送后，一位文友笑问：“燕赵都市报是你们家开的？”

何有此言？一看报表，恍然大悟——从5月27日到12月30日，我竟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11篇作品，难怪文友有此一问。我坦言告知，这家报社虽然不是我家开的，但编辑老师却比家人还亲！

2019年，我在省民俗文化协会微信群看到安军玲老师征集村镇稿件，注明是《燕赵都市报》编辑。正好手头有篇相关文稿，我按照要求认真修改后，连同照片一起发送。没想到，5月27日见报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在《燕赵都市报》发文，还是一个整版，高兴得直发朋友圈。

之后又发出两篇，结果都被毙了。感受到安老师的严厉，一时找不着感觉，甚至想过放弃。就在这时，安老师问我有没有革命老区的稿子，报社计划在建国70周年之际编发。我立即搜集素材整理了一篇《红色村庄 地道之乡》，8月16日顺利刊出。之后便不可收，一篇篇发过去，一篇篇发出来。

“青溪”的古村镇版，后续由刘晶老师接手。和刘晶老师联系一年多后，忽然一天他说：“我要退休了，不再编稿子。”我大吃一惊，感觉像断了线的风筝。不久后，我便和张军老师接上头。

后来，古村镇版变成“文旅时空”，还新增了“美篇”“晚晴”等版，又认识了栗强、张丽霄两位老师。张军老师又增加了“手艺”版，我写的清苑老手工艺稿件如鱼得水，一篇篇见报，一个个民间艺人走进大众视野。2024年10月10日，清苑藏乡驴肉火烧稿件刊发后，我见到老板贾佳，她说：“《燕赵都市报》真厉害！顾客明显多了。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，骑着自行车，攥着《燕赵都市报》，一路打听，愣是从县城找上门来，五六十里地呢。”贾佳语气里满是感动。

瞬间，一股暖流充盈在我的心间。

从读者到作者：我与燕赵都市报的30年

办公室立橱的一角，珍藏着一份1996年5月6日的《燕赵都市报》。这张泛黄的报纸，已静静陪伴我三十个春秋，每次翻阅都轻拿轻放，生怕指尖的温度会加速它的苍老——那纸页里裹着的，是沉甸甸的时光。

与她初次相见，是随《河北日报》赠阅的。展开报页，左上方红底白字的“燕赵都市报”格外醒目。一行蓝底白字像句温柔的承诺：“关注社会热点 弘扬现代文明 服务大众生活 传递人间真情”。那时零售价不过5角，全年定价20.8元的报纸，却像一扇窗，把生活的烟火与温度都递到了眼前。

头版“本周特稿”“凡人歌”里藏着市井故事，二版“经济生活”写着柴米油盐，最让我心动的是三版“社会广角”。栏框里“愿天下母亲安康幸福”几个大字暖得发烫，《军功章，有母亲的一半！》等8篇文章，把母亲的温柔与坚韧揉进字里行间。读着读着，心底埋下一颗种子：我也要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，登在这张深爱的报纸上。

这些年，我始终坚持着一个习惯——茶余饭后总要仔细翻阅《燕赵都市报》。读得多了，写的字也多了：《母亲的洋姜咸菜》《藏在机票里的亲情》……一篇篇家人主题的文章见报时，1996年那颗种子，终于开了花。

三十载春秋，《燕赵都市报》是我的窗，是我的笔，是陪伴我从读者成长为作者的良师益友。如今再捧起这份旧报，盼望着纸墨的缘分能岁岁延续：愿《燕赵都市报》永远守护着人间的烟火，把更多生活的温暖、时代的光影，写进更多人的岁月里；愿我们能继续以笔墨相伴，把平凡日子里的真情，写成一页页不会褪色的温柔。

有幸，做都市报人30年

如果为岁月提炼关键词的话，我会把“幸运”与“自豪”标注于自己1996年秋天至今的岁月之下。因为在这近30年里，我有幸——成为燕赵都市报社的一员；我自豪——自《燕赵都市报》最初的“青涩面容”少人识到“一纸风行燕赵”再到“一指纵览天下”，我一直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。这种经历与见证，是我人生最闪亮的勋章。

从走出校园迈进燕赵都市报的大门，我开始了新闻理想的追求与实现。作为一名记者，在寻常巷陌市井百态中探寻异常的频率，在来访者、致电者的话语里捕捉求助与叹息，在新闻发生的现场探寻挖掘事件的真相，用报道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……作为一名编辑，我沉醉于做新闻资讯的“守门人”与“结构师”，自豪于经手后的报道更扎实、更有力量，骄傲于推动问题进入“公共议程”前在版面上的默默耕耘。

我深知，我的工作不是为了猎奇，而是为了搭建一座桥梁，通过这座桥梁将模糊的民声转化为清晰的民情，将个体的困境推入公共议程的视野。也正因此，我的心有了方向，我的笔有了力量。

30年来，燕赵都市报不仅给予了我安身立命的资本，更给予我一种珍贵的“在场”与“意义”。感恩！她让我成为社会发展、城市变迁、生活蒸腾的记录者，让我聆听到生活现场最真实的悲欢，体验到更多人性微光的闪耀……

30年，平台添增，载体焕新。《燕赵都市报》也从一份报纸成长、裂变成为“一指纵览天下”的纵览融媒体中的一员。祈愿！燕赵都市报以后奔赴的仍是那个叫“生活”的新闻现场，守护的仍是那盏叫“正义”的灯火。祈愿！在岁月与时代的洪流中，燕赵都市报依然做更好的自己。

与报同行：从小读者，到新记者

《燕赵都市报》创刊30周年，于千万读者而言，是一份相伴多年的温暖；于我，则更是意义非凡。

自打我记事起，家里常年订阅《燕赵都市报》。每天中午放学，楼口家家户户的报箱都被折叠的报纸塞得满满当当。我踮着脚拉开报箱，取出满是油墨香的报纸，小心翼翼将它舒展开。

记忆中，客厅茶几上总有一块报纸的专属区域。父亲坐在沙发正中，摊开《燕赵都市报》先看头版，边读边和家人念叨：“哪个工程与他的工作有关”“哪篇报道又掀起了社会讨论”。母亲则时常督促我读报认字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也习惯了拿起《燕赵都市报》，学着大人的样子用铅笔在报纸上勾勾画画。有时还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拿出剪刀把好看的版面裁剪下来，用固体胶贴在笔记本里。报纸上还有我喜欢的漫画和短文，心里悄悄盼着：要是我的文字也能印在报纸上，走进千家万户的报箱，该多好。

这份藏在报纸里的梦想，在求学路上愈加真切。2019年，我跨入大学校门，就读新闻与传播专业，仿佛离报纸、离新闻更近了一步。

毕业后，我有幸进入报社工作。第一次看到印着我名字的报纸时，指尖抚过熟悉的报头，触碰到那些熟悉的铅字，童年时勾画报纸的瞬间涌上心头。

三十而立，初心如磐。作为新时代的年轻记者，我常感叹前辈们笔下的文字朴实有力。这份坚守与初心，也成了我前行的底气。我始终记得，要留住儿时对报纸的热爱，守住新闻人扎根基层、记录真实的本分。

墨香里的小记者时光

妈妈告诉我，《燕赵都市报》要过30岁生日了。三十年，比我的年龄多得多。而在我七岁那年，因为成为“燕都小记者”，我的成长故事里，悄然浸染了她的墨香。

我的“小记者之旅”，始于一份好奇。报名成功后，我收到的不仅是一张学员证，更像是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。第一站，我来到石家庄铁道大学的博物馆。那里的蒸汽机车黑黝黝的，像一位沉默的历史巨人。我学着老师的样子，在本子上画下它的轮子，虽然歪歪扭扭，但那是我第一次尝试“记录”所见，而非仅仅“看见”。

如果说博物馆教会我凝视历史，“亲子看电影”则教会我品味故事。看完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后，我把心里的激动写成了几句感想。原来，把心里的“大动静”变成纸上的字，这么有趣！

《燕赵都市报》三十年如一棵大树，年轮里刻满时代的风景。我何其有幸，在她的枝叶下度过作为小记者的第一个年轮。她为我推开一扇扇窗，让我看见世界的广阔。未来，我将继续带着这份墨香给予我的好奇与勇气，去探索，去记录。我与《燕赵都市报》的缘分，未完待续。

2026

